

毛詩集解

四十二終之四

漢書門類			
二	一	二	三
六	三	九	三
三	九	〇	五
冊	架	函	號
五	八	五	冊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九	五	〇	書
函	八	六	
二	五	三	
〇	冊	號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5 (751)
函號	399 228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漢章天庫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

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李曰

宣

公十一年

左傳曰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

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即賚之詩也綏萬邦屢豐

年即此詩也然謂武王克商則桓者乃武王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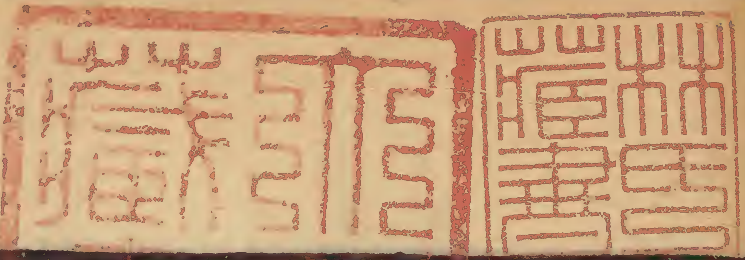
也既是武王之詩而乃序於成王之後者蓋是成

王之時而作之也如使果是武王之為詩則詩之

言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武王豈自言其謚邪則

毛詩集解卷四十一

通志堂



知此桓之詩乃成王時追稱之也雖然成王之追稱而乃列於成王之後者抑所作有先後邪抑自有先後之序而後人改易之邪左氏所載其三乃賚詩其六乃桓詩今賚之詩乃序於桓詩之後者此又先後之失其次序也詩人之失其次者多鄭文公之詩乃列於忽之前載馳之詩衛懿公為狄人所滅而乃序於衛文公之後是皆失其序也綏萬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處荆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殺戮為多傷天地之和氣此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在於容民畜衆非快一已

之私欲蓋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所以獲豐年之報也左氏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謂之年豐固有矣謂之周饑克商而年豐則非也孔氏舉左氏云昔周饑克商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徒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為屢豐年矣武王用兵安萬邦而享豐年之報足以見上天既命我周家勤勤而匪解矣遂申言武王之用武上合天心也言武王之用武桓桓而保有其衆用之於四方以克定厥家此其德所以昭明于天故能君天下而伐商也皇君也間代也保有厥士如熊羆之士

虎賁之士同鄭以士為事謂能安有天下之事非也此詩言講武類禡也而詩言武王用師未嘗有講武之意蓋觀其不妄用武之意則足以見講武之意觀詩者又以意通之也武王既定天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示天下不復用兵而猶講武者蓋武備不可一日弛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雖至於已安已治而武備猶不可不設如其不然則不免有銷兵之患矣

黃曰桓之詩果作於武王之時邪果作於成王之時邪曰講武類禡則是作於武王之時曰桓桓武

王則是作於成王之時宣公十二年楚子言武王克商作頌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則是又以為武王所作也然當武王之時豈自言其謚邪李迂仲以為成王追作是詩以述武王之事然質之左傳而不合質之詩序而不安則吾亦未之敢從也予竊以武王云者特言其威武之志耳不必以為武王之謚也如所謂寧王受命成王不敢康武王靡不勝亦豈必以為謚乎詳觀此詩以為武王用兵而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故作是詩耳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處荆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殺戮之多傷天地之和氣也今武王之兵



在於安民而非所以擾民故屢豐年而無凶荒之災此如湯之興師耕者不變是也左氏曰昔者周饑克商而年豐然左氏亦附會之說使周而果有饑歲則又安得為屢豐乎惟武王之兵在於安民故天之命周無解怠之心而周王之威武有桓桓之志此其所以能定其王家以昭著於天而伐商以君天下也此詩之意與武成之篇相類學者試詳考之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李曰武王克商大封有功之臣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禮記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此詩同宣王之時命孝公為侯伯命之於夷宮亦是不敢自專也為天子者封功臣以告於廟為諸侯者班爵祿亦在於廟衛之封功臣即服將命則知亦在於廟也衛雖封功臣於廟然不知所任者非其人也賚者序也序詩者又說其所以名篇之意言其所以錫與善人也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序詩之言與論語相為表裏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書之所載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禮記之所載

毛詩李黃集解卷四十四

通志堂

將帥之士皆封諸侯此皆武王之封功臣也武王之封功臣必在於廟中蓋謂吾之所以封功臣者非吾之私意乃文王之意也文王所以受命作周可謂勤勞矣而我則安然而受之故當敷其事而釋其志我之所往惟在於求定天下蓋錫予善人者乃求定天下之術也時周之命在於錫予善人我故當釋而不忘也此詩言文王之志武王繼之而不言錫予善人大抵與桓之詩同學詩者當以意逆之也

黃曰武王勝商而大封功臣如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夫武王之封功臣而必封之於

廟者何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祭統**曰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太廟**注**云詢於朝取於衆也後命於廟不敢專也此說盡之夫此詩無賚之文而以賚名篇君子慮後世之不知其意故釋之曰賚予也又慮後世不知所以錫予之意故又釋之曰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曰善人云者以見上之人不妄予爵必及於有德而無德者無所覬祿必及於有功而無功者無所求周家之法度豈不宏遠哉**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孔子之言其此詩之證歟詳攷此詩蓋武王封於廟而其所以得天下之道謂我文王既勤止而我當受之則周



之得天下者非偶然也蓋當然也既而又自言我之所以用兵者惟求以定天下而已武王之意在於安民而不在于好戰今天下已定則惟思所以保之也噫天下之理得於無愧則言之亦無愧武王之得天下蓋天命人心之自歸而非武王之有心此武王所以告之於廟告之於諸侯告之於天下來世在我無愧心則言之無愧辭使天下後世知之亦無異議矣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李曰孔氏云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頌故序般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美哉周之君天下也武王巡守四方所至之地則登高山而祭之其祭地則墮山喬嶽無所不祭墮山小山也喬嶽高嶽也允猶翕河者信其謀合衆河而祭之也墮山喬嶽則山無不祭允猶翕河則河之神無不祭則以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故也徧天之下當哀聚而對荅其功此乃周之所以受命也周之得天下皆本於事神之功武王所祭則歸功於山川之神觀此詩謂之般者

則以武王非恣意於般樂也武王之巡守不敢以般樂為務則異乎後世之君所謂般遊者矣如秦皇漢武非不巡守也嘗祭泰山矣亦嘗祭河矣然不過快一己之欲而誇大其名非武王之所謂般也

黃曰般之詩與時邁之詩同先儒以為武王既得天下封泰山禪梁父而徧及於山川之祭夫封禪之禮自秦始也而謂武王為之乎聖人之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者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歲二月而東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有一月而朔舜豈邀福於鬼神者哉受命之

始不得不然而況於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言於乎美哉周受命墮山喬嶽則山之神無不祭允猶翕河則河之神無不祭合天下名山大川之神而配祭之以見周家之受命無愧云耳此詩之言與武之篇類則武王之心亦可見矣雖然武王之頌當在於成王之前而著於頌之末者蓋經秦火之餘詩之失其次者不可一一舉如衛懿公之詩載於文公之後甘棠之詩載於聽訟之前學者不必泥於篇次之末可也

駟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

通志堂

民務農重穀牧于坳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騶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驪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李曰蘇氏曰詩惟雅為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為詩本於為德而已矣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

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一國之頌也竊嘗疑之商周之德可以頌也魯果可與商周並乎以僖公三十三年間考之春秋所書皆無可褒之事不宜有此頌也此其所以為可疑也蓋嘗觀魯之頌所陳之辭多誇如修泮宮服淮夷考之春秋不見其有服淮夷之事也如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考之春秋不見其有膺戎狄之事也僖公二十八年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公子叢以說焉安在其為懲荆舒邪如書郊者所以譏其僭也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制春秋書郊所以正其不臣之罪

也若乃頌之所陳乃所以誇示天下徒言其容飾之盛美此所以可疑也雖然於事可疑而孔子乃存而不刪之此所以雖疑之而未得其說也或者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亦猶晉文公請隧于王當時王室微弱不能仗大義以拒之故魯得以作頌是僭天子之頌也孔子存之以見魯之強大周之微弱也周以天子之國而黍離之詩乃降為國風魯以諸侯之國而其詩乃同於天子之頌此以見周之弱魯之強也此其說意或然也或者又曰春秋所書者書其罪頌之所言者言其美故二經不同然春秋褒貶之經豈可以為有貶

而無褒乎孫明復先生解春秋失之太過議者遂譏其書多貶而無褒借使僖公有一事之可紀豈春秋不褒之乎或者之言不足信也伯禽魯之先祖也如伯禽為頌可也僖公果可為頌乎況當僖公之時亦有賢者如衛武公鄭武公齊桓公晉文公皆諸侯之賢者猶且無頌而僖公乃獨有頌此其所以可疑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非惟千乘之國為然也雖有天下者亦當如此今僖公能儉以足用寬以愛民牧馬于坰遠之地遠避農田而馬又各得其所所為如此魯人安得不尊之乎說詩者且以詩中之

辭為說其辭非不美僖公不足以當之也史克作
 頌文公十八年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則
 知史克魯之史官也班孟堅曰奚斯頌魯孟堅徒
 見閼宮之詩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四詩皆史克所
 作也子雲曰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亦是誤矣
 駟駟良馬也坰遠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
 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在坰之野者蓋其去民
 田為甚遠而又於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
 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此所以在坰之野也詩言務
 農重穀但觀牧馬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既言牧
 馬於坰野又言馬之駟駟然而肥者有何馬也有

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白跨曰驕黃白曰皇
 純黑曰驪黃駢曰黃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所以
 彭彭而壯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有
 窮故能使馬至於善也蒼白雜色曰騅黃白雜色
 曰駟赤黃曰駢蒼祺曰騏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
 車則伍伍然而有力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
 思無期故能使馬多而有才力也青驪麟曰驪白
 馬黑驪曰駱赤身赤驪曰駟黑身白驪曰雜惟有
 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繹繹然而善走其所以如
 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厭斁故能使馬至於作而
 奮起也陰白雜色曰駟彤白雜色曰駟豪駟曰驪

二目白曰魚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祛祛而強健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正而無邪故能使馬至於善行也祖往也毛鄭以爲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第一章所言良馬也二章所言戎馬也三章所言田馬也四章所言駑馬也陸農師曰上章言有駑有皇皇云者馬之最善者也下章言有驪有魚魚云者馬之最小者也以見僖公之思有加而無已也竊嘗以爲不然此章所言亦猶魚麗之詩也魚麗言魚之多此詩言馬之多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言馬之多以見馬之品無不備如此而已不必以上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定之方中曰駉牝三千牝所以三千者由衛文公之秉心塞淵也今馬之所以多者原其所以致之之由本於僖公之思無邪也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牧牛而牛肥詎不信然觀此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爲者無所不致其思則推之於國豈不盡心哉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觀之可以見治國之用心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即此詩之所言也此詩所言思無邪言僖公之所思者惟馬而已孔子蔽以三百篇者蓋以通詩者不可以詰訓求也孔子告子

通志堂

貢以貧而樂未若富而好禮而子貢遂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旨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孔子告之以繪事後素而子夏遂明禮後之旨此二人者可以為通詩之法不可以學漢儒之泥也

黃曰或曰周以天子之國而黍離之詩乃降為風魯以諸侯之國而其詩乃同於天子之頌季孫行父之請頌于周猶晉文公之請隧於襄王孔子存之以見諸侯之強大周之微弱也子竊以為不然魯頌之作皆美之之辭安得以為孔子之存魯頌所以譏魯乎魯同姓之國而周公之後也孔子欲

尊周室而思周公則周公之後有如僖公者能撫循其民而國人愛而尊之雖魯國之未必能有是事而魯人尊之以願其如此故吾夫子進魯頌於周頌之後者所以見其思周公之意而亦所以尊周也且夫子之心猶有深取於魯而學者不之察也當是時王室既弱侯國爭大齊桓晉文名為尊周而實富強其國故孔子予其事而不予其心魯人一頌之作猶不敢忘周而必請命于天子則是諸侯不知有王而魯知尊王者也孔子幸魯之有王室而不暇論其頌之當否也故其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

垆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
 作是頌以見魯人愛僖公而且知有周也駟之一
 序乃魯頌之總序而非駟之序曰史克作是頌豈
 特指一篇而言哉史克者魯之史官而頌之為史
 官所作明矣班孟堅乃以為奚斯頌魯是特見閼
 宮之詩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其為寢廟奕奕而言
 也豈奚斯之作頌乎如崧高之詩言申伯之功召
 伯是營而頌則尹吉甫之所作也如孟堅之說則
 崧高之詩亦可以為申伯作矣揚子雲言公子奚
 斯嘗晞正考父其亦子雲之誤歟駟之一詩言馬
 之盛多而本於僖公思慮之微如衛文公秉心塞
 淵駟牝三千夫天下之事觀之於大容有偽焉觀
 之於小則可以見其心矣僖公儉以足用不傷民
 財寬以愛民不傷民力務農重穀不奪民時牧于
 垆野不奪民利則其思慮之正可知也孔子以是
 詩思無邪之一言而盡三百篇之義此又聖人造
 化運用之妙而非後世章句詁訓之學所可及也
 子貢子夏之言詩而為聖人所取者其亦以是歟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
 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駟有駟駟彼乘牡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于胥樂兮有駸有駸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李曰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夫
為君臣必當法堯舜苟為不法堯舜則君為賊民
臣為不欽故君臣之有道惟堯舜為能盡之也自
堯舜以來惟三代之君臣可以繼堯舜之君臣有
成湯之君則有伊尹之臣有高宗之君則有傅說
之臣有文武之君則有太公周召之臣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之

縱大壑凡此數聖人然後稱君臣有道不為溢美
也僖公果為有道之君乎僖公之臣果為有道之
臣乎以左傳考之僖公之臣其賢者惟公子季友
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難閔公既
立復歸於魯又不能死閔公之難為臣有道者果
如是乎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孔子不以
仁稱之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孔子不以智稱之
孔子又稱其竊位臣而至於竊位所謂有道者果
如是乎詩人稱之無乃魯自伯禽以來皆無賢君
至僖公特異於羣公乎當時之臣皆無賢臣如季
友文仲彼善於此者乎不然則風俗澆薄毀譽失

真如鄭人以共叔段為仁故無道者皆為有道邪
 有駉有駉彼乘黃此則取喻也毛鄭蘇氏皆以
 為取喻獨歐陽文忠公以為僖公寵賜其臣車馬
 之厚此說固無害然詩人以他物取喻者多矣不
 必以詩文所無遂以為寵賜其臣車馬之厚也駉
說文曰肥馬蓋言馬之所以肥者乃乘黃之馬也
 夫馬必豐其芻秣然後致馬之肥亦猶人君必豐
 其爵祿然後可以責其臣之用力也先言有駉有
 駉彼乘黃則是君之待臣者盡其道矣既又曰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則又言人臣報其君者又盡
 其道也夙夜在公言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故職

事無不修明也明明言明之至也鄭氏曰明義明
 德此說鑿也王氏則舉大學所謂在明明德亦非
 也韓文公曰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之
 食馬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雖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
 千里也故欲馬可致力者必先豐之以芻秣欲臣
 之盡力者必先豐之以爵祿故在公明明先在於
 有駉乘黃也蓋我以此而待之而臣不以此而報
 我豈不負人君之寄託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寇讎君以手足而視臣而臣不以腹心而視君



果足以爲臣乎賈誼曰上設廉恥以馭其臣而臣不以節義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也上能如是下又能如是所謂君臣之有道也振振羣飛貌鷺于下此則羣臣之來如鷺之有威儀也與之飲酒以鼓節之而咽咽然其醉也則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羣臣皆喜樂君臣之相與可謂厚矣孔氏以鷺于下爲新來之士夙夜在公乃其舊臣也歐陽公以謂舊臣夙夜在公而新進之士飲酒醉舞此其近於人情其說爲善君能待其臣而臣能報其君則可以飲酒爲樂君不能待其臣臣不能報其君而徒然飲酒則如紂爲長夜之飲何足貴哉

駉彼乘牡駉彼乘駒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天下之良馬也前曰駉彼乘黃又曰駉彼乘牡又曰駉彼乘駒皆言良馬也所言在公明明則職事皆修明矣於是可以飲酒焉鷺于飛亦鷺于下之意也載燕亦飲酒之意也未章則言君臣醉飲相與祝之以爲自今以始享豐年之報而又皆有福祿以遺厥子孫則相樂之誠可謂盡矣夫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君能下下以成其福祿至於天保則臣歸美以報其上惟君臣能如此故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魚麗之詩所以作也今此駉彼乘黃是君能下下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是臣能報上也至

於鷺于下醉言舞是終於逸樂也周之文武以勤勞而成周家之業不過如此而已僖公之君臣果足以盡之乎陸農師以為鹿鳴之詩和樂而已非君臣有道也故六月之序至四牡廢曰君臣缺矣至於此詩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則非特賓主而已此所以為君臣有道如陸農師之說則是鹿鳴之詩不如有駉之詩何其待文武之小而置僖公於文武之上邪

黃曰或曰僖公之臣其賢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難閔公既立復歸於魯又不能死閔公之難為臣有道者果如是乎臧

文仲下展禽廢六闕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而孔子以不仁不知稱之有道者果如是乎今日君臣有道云者風俗澆薄毀譽失真如鄭人以共叔段為仁無道或以為有道也夫詩經孔子所刪而為萬世法安有無道謂之有道而孔子存之乎此且可以據一詩之意而未可以春秋質之也夫詩以為君臣飲燕之樂而序以為頌僖公君臣有道而後可以為飲燕之歡無道而醉則可刺而不可頌也觀有駉一詩君有餘恩臣有餘敬其曰有道也固宜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葭葭

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
 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
 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
 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
 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角弓其觥束矢其
 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鷗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

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李曰明堂位曰米廩有虞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
 也瞽宗殷學也頴宮周學也明堂位之意以為魯
 得立四代之學非獨頴宮也嘗疑其說若以得用
 天子之學則建辟廡可也何獨泮水哉況周乃辟
 廡也以泮水為周學則亦非也鄭康成注禮記以
 為泮之為言班也於是以班政教也及其注此詩
 則曰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康
 成之說不同蓋以禮記之字從半從頁此詩從水
 從半故於禮記則言其義於泮水則言其名二說
 不同且當以詩泮水字為正蓋以泮水為名則當

以水求其義然康成之說以為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以見諸侯降殺於天子之制天子之學謂之辟靡者辟取其圓也欲其觀之者平均諸侯降殺其制故但有泮宮也觀說文之言乃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謂東西牆二說不同當待博識之士辯其非也鄭康成曰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王氏則以思為語辭當從王氏說思如思皇多士之思同思皇亦是語辭也泮水之中其可樂者以其有芹可采也孔氏之說則以謂既采其芹又觀其化蘇黃門則以謂吾思樂泮水之上雖

無所得聊采其芹而已足矣是皆不以為取喻人才也如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喻人才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亦是以芑喻人才也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芹水中之菜也藻水草也茆鳧葵也采藻采茆皆是采芹之意王氏之說則以謂薄采其藻而其采也深矣次言薄采其茆而其采也加深是皆鑿說陸農師又從而廣其說芹者草之有香也藻者草之有文也茆者草之有味也言士始至則慕其香臭而至焉此采芹之譬也既至則學文此采藻之譬也及其

知道之味嗜而學焉此采芻之譬也詩人所言不
 過樂所見而已不應如是之鑿也泮水之中其可
 樂也以其有芹可采也魯侯親至於學莫不觀其
 所見之旂其旂則芾芾而飛揚和鸞之聲則噦噦
 而有聲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
 僖公之樂也鄭氏以為小大之臣非也蓋此之所
 言者國人耳漢明帝開辟龐冠帶縉紳之人園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國人從
 之者多宜矣其馬蹻蹻言魯侯至泮水其馬則蹻
 蹻然而壯以見其車馬之盛其音則昭昭以見其
 聲音之好載色載笑以見其顏色之和僖公之至

泮水和其顏色非有所怒但欲教人也教人而至
 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
 此其所以為善育人材歟洪範所載而康而色亦
 此意也以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
 至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
 盡其樂則泮水之中風化之盛可知矣第一章則
 言僖公之至泮水第二章則言僖公之教人第三
 章則又言魯侯之既至泮水又取其賢者與之飲
 酒也其所飲者言酒也其待賢才如此之厚則莫
 不祝之以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然所以錫之以
 難老之福者則以魯侯能順賢者之長道而服魯



國之眾也長道者道之長遠也魯侯之待賢者既盡其誠則賢人君子亦必以長道而告之魯侯又從而順之又足以見魯侯之賢也漢明帝建辟廱尊養三老五更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是皆偃然自大非人主之體也今僖公至泮宮能順賢者之長道然後知僖公之泮水有補於教化多矣穆穆魯侯此又言遵伯禽之法也言伯禽穆穆然其德則敬和而昭明其威儀則欽敬而恭順內有明德外又有威儀內外表裏無不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然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僖公內焉能慎其明德外焉能慎其威儀故民所以慕其德而化之也允文允武言僖公信有文信有武矣而其功之光大乃至於烈祖也僖公遵伯禽之法盡其文武之道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福祿是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靡有不孝若一事不合於伯禽則非所以為孝也僖公之允文如修泮宮可以見其文也僖公之允武如服淮夷可以見其武也然所謂文武者亦遵伯禽之法也伯禽亦嘗修泮宮矣亦嘗服淮夷矣魯僖公之修泮宮與夫服淮夷亦是遵伯禽之法也駟之序言遵伯禽之法下文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則是僖公之節儉皆遵伯禽之法也此詩言允文允武昭假

烈祖則是僖公之文武亦遵伯禽之法也其以節
儉與夫文武觀之則僖公之孝可謂盡矣故曰靡
有不孝明明魯侯明明言明之至也魯侯能明其
德故能修泮宮而服淮夷也此下序服淮夷之事
古者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乃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則是僖公征伐淮夷必先在於泮
宮內與賢臣謀事焉故其返也則躊躇然有威武
如虎之臣在泮之宮而獻馘又有善問之臣如臯
陶者在泮宮之下獻所執之囚則必使善聽訟之
臣察其辭而斷其罪也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
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爲

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校之
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豈徒文具而已哉後世之
建學校不過誇示人物之盛求其有補於風化則
未也僖公之所爲未必如是然詩人之辭非不美
不可以溢美而廢其詩也此下文申言服淮夷之
事言多士濟濟而有威儀而能廣大其德心矣夫
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也惟其
爲血氣所使一有豪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
乎隘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此其心所以廣也心之
廣矣故往征伐也則桓桓然而有威武逖遠淮夷
於東南之地不得虔劉我邊陲其功可謂大矣然

多士又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大未嘗誼譁未嘗
 輕揚無以爭訟之事而告於治獄之官惟在泮宮
 之中獻功而已此其所以為多士歟吳大聲也揚
 輕揚也訕訟也夫征伐有交爭者則必告於治獄
 之官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
 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
 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若穿
 封戍與公子圍爭安得為不吳不揚乎安得為不

告于訕乎惟魯之臣子皆重厚未嘗有爭忿之心
 則其報功之際無有以所爭之訟告於治獄之官
 則治獄者不過斷囚之輕重而已蓋爭其功者戰
 士之常也僥倖一勝於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
 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如王濬王渾平吳渾則
 以濬為不受節度濬則以疏辨其非二人交爭如
 仇讎焉以魯人觀之則知渾濬為非矣蓋以魯之
 多士觀之則渾濬之心不得謂之濟濟伯州犁不
 得謂之淑問也此下文言魯之君臣不以一勝之
 故遂驕其志也淮夷既克之後其角弓則觥然而
 陳設其束矢則勁疾其戎車則甚大所謂徒御者



無有厭斁克平淮夷之後且如此可謂能持勝矣
 克平淮夷之後既已甚善而無有叛逆猶且固其
 謀猷此淮夷所以卒獲也夫一戰而驕則必墮敵
 人之計雖獲勝反以致敗所謂暫勝而已安得以
 為卒獲乎惟其既服淮夷之後其為謀也愈深故
 不墮敵人之計而敵人所以遠遁而臣服也翩彼
 飛鵙乃取譬也鵙惡鳥也翩然而飛者惡鳥也今
 乃集于泮宮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黜懷我好音集
 于泮林此則取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
 此則取喻淮夷之歸於我無有惡聲也憬說文曰
 覺悟也既來歸魯故獻其國之珍寶所謂珍寶者

何也元龜也象齒也又有南方之金以見其向化
 也如此向也征伐淮夷猶未必心服今也來獻其
 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則可謂心悅誠服矣觀書
 所載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以魯侯之時淮夷為患猶且如此則淮夷世世
 為患久矣今僖公之時乃使之來獻其琛元龜象
 齒大賂南金果何道而致之邪孟子曰以善服人
 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觀
 武王作辟廡也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若
 武王者可謂能以善養人者也今僖公乃能為武
 王之所為乎使僖公果能為武王之所為則是春

秋之諸侯亦可以比肩武王矣

黃曰天子之學曰辟靡諸侯之學曰泮宮故雅稱

武王曰鎬京辟靡無思不服而頌稱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夫世俗以學校為不急之務而武王以之服天下僖公以之服一國此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當戰國之時而以謹庠序之教為急使戰國之君能去其世俗之說而從吾孟子之說則國不必富兵不必強人心歸之有不

可辭者泮宮之頌八章而三章皆以思樂泮水為言夫泮宮之中初無可說可玩而人情之樂形於歌詠不能自止其所樂果何事邪孟子曰人樂其父兄之賢者而菁莪之詩亦曰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魯人之樂泮水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材所賴以長養成就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芾芾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躑躑愛其人則亦愛其物也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吁僖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其心休休而有容粹然而不怒僖公育材可見矣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夫容貌之溫威儀之謹此豈勉強所能為哉溫良本於天性則

有自然之和至誠得於素養則有自然之恭動容
周旋而中禮然後見其盛德之至僖公之所以爲
賢者益可見矣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在泮獻功以
見僖公雖征伐聽訟之事而不忘庠序之教也在
泮飲酒以見僖公略其邦君勢位之尊而與賢者
相忘於醉酒飽德之樂也吁僖公之賢如此魯人
將何以報之邪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
我好音夫鴉何知也而猶懷其好音況於人乎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何知
也而猶感其德況魯國乎惟僖公有不可忘之德
而魯人有不能忘之情則相與頌而歌舞之以期
長守富貴而與過曆之期相爲無窮也故曰旣飲
旨酒永錫難老此豈魯人之私願邪仁者之壽天
理之必然而亦人情之公願也夫鄭國之學不修
子衿刺之僖公旣修泮宮魯人頌之世俗以學校
爲不急之政而乃人情怨樂之所係則是果爲不
急之政邪惟當時之急乎此而僖公獨先之此魯
人之所以頌其能修泮宮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一

闕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闕宮有佻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

重直容反穆音六稷徹力反稗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

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

致天之届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古回反商

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駢犧許宜反是

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魚蒲包反哉側吏反羹邊

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

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

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成正反朱英綠騰徒登反二矛重弓

直龍反公徒三萬貝胄直又反朱綬息炎反烝之升反徒增增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

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古雅反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今妻壽

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

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栢音角有

鳥音錫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

萬民是若

李曰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魯頌四詩惟

闕宮獨為可疑如駟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駟之詩

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雖其事僖

公未能盡之然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闕宮

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譽失真莫此為甚且如閔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人乃盛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詩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非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為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

復周公之宇亦為可疑也閔宮毛氏以為閔閉也鄭氏以為閔神也雖其詁訓不同或以為姜嫄之廟或以為周之廟非魯之廟也果為周廟何為頌僖公乎觀此詩言閔宮遂歷言姜嫄后稷文武大王之事其後遂言新廟奕奕則所謂閔宮乃魯之廟也閔宮有佻佻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礮密也閔宮如此其所祭者則姜嫄之類也故先述姜嫄之德言赫赫然顯著之姜嫄其德則正而不邪依賴上帝故生后稷而無有災害也無災無害即生民所謂不圻不副也滿十月而不為遲晚彌月不遲即生民所謂誕彌厥月是也是生后稷則天

降之福其后稷教民稼穡則有黍也稷也先種後
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先種之植後種之穉及大
豆與麥凡所種所耨之地使民因此而爲稼穡也
以此數種教民稼穡則有黍有稷有稻有秬有黍有
下土遂可繼禹之功焉當是時也洪水氾濫禹治
洪水后稷教民稼穡此云續禹之續者蓋非禹之
治洪水則雖后稷教民何自而施其功非后稷教
民稼穡則雖禹治水民何自而食哉惟其禹施功
於前后稷施功於後故此言續禹之緒也蓋禹之
治水后稷之教民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
亦如契敷五教皋陶明刑其職固不同其實相爲
表裏也后稷之孫實維大王此遂言周家之興本
於大王居岐山而翦商夫翦商在武王之時而乃
以爲大王者蓋大王肇基王迹王迹既係大王肇
始則翦商亦自大王始也至文王武王繼大王之
業是時商紂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意屆
于牧之野無有貳心無有憂虞上帝臨視女必克
勝也致天之屆言武王至于牧野乃天之所致也
觀下文言上帝臨女則致天之屆可知也故能治
商之師旅其功無有不咸也咸皆也言功無不成
也自赫赫姜嫄至於續禹之緒其言與生民之詩
相類自后稷之孫至於克咸厥功其言與大明緜

之詩相類然魯以諸侯之國乃祀姜嫄后稷大王
 文武之廟則僭天子之禮明甚禮記曰大夫不得
 僭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則魯豈可立姜嫄之廟
 邪左氏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祖帝乙
 猶可也鄭以諸侯而祖厲王可乎鄭立厲王之廟
 猶魯立姜嫄之廟也使鄭出於宣王之命則宣王
 為有罪也使魯出於成王之命則成王亦有罪也
 惟魯以諸侯之國而僭天子之禮如此故魯之三
 桓皆立桓公之廟蓋諸侯既立天子之廟則大夫
 亦立諸侯之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氏注禮
 記但謂魯立文王廟以此詩觀之則非獨文王廟

也至於姜嫄后稷大王之廟魯皆立之其僭如此
 詩人乃以為美何邪王曰叔父叔父周公也元子
 伯禽也古者長子為元子如所謂殷王元子是也
 成王告周公立爾元子使侯歸於魯國大啓其疆
 土為周家藩衛翰屏之臣成王封伯禽於魯其餘
 則凡蔣邢茅胙祭焉既以此告周公矣遂命伯禽
 侯于東方既錫之以山川又錫之以附庸蓋錫之
 厚也附庸者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附屬於
 諸侯使諸侯統之也論語曰顓臾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亦魯之附庸也春秋之
 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鄭氏謂封以七百里欲

其強於衆國鄭氏之說據明堂位以為說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竊嘗疑其說以為不然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封於齊亦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則是魯之方百里也安在其為七百里邪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詩人之言非謂方七百里而言也或者謂并附庸之國而言之則未可知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言僖公以交龍為旂而承其祭祀其所乘之

馬則六轡耳耳然而至盛其春秋之祭祀未嘗懈怠言四時祭祀無不致其敬謹故享祀無有差忒皇皇后帝此言祭天也皇大也皇皇大之至也皇祖后稷此又言后稷以配天也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其所享則用赤色之牛天亦享之宜之故其降福孔多也孔氏云魯不得偏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孔氏以帝稱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亦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

禮記卷之六

通志堂

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魯諸侯之國也豈可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哉豈得行天子之郊祭哉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謂魯不當祭禘如明堂位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明堂位祭統之言不可信也伊川嘗謂說者以為周公能為大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人臣亦當為之天下

之事非人臣為之誰為之邪此言可謂中諸儒之病矣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為之使成王為之則不足以為成王也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為僭而詩乃以為美則知所美非美也漢末羣臣坐視社稷之亡不以為恤乃作受禪碑紀其姓名以為榮耀與此詩所陳以僭侈為美何異左氏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先帝而后稷也夫先天而后稷固足以為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足以為禮乎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也然詩人所言者僖公未必能如是僖公四月四

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於四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周公皇祖此又言祭宗廟也上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是天與后稷以福之矣又言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以見其福之多也秋而載嘗言秋將祭則夏而福衡以見其預備也周禮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說文曰福木有所逼束防牛觸橫大木其角則是福設其角未嘗加於鼻也與周禮注不同福衡毛氏與說文同毛氏以為福衡設牛角以福之

也當且從毛氏說白牡駢剛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蓋魯之後世欲別周公之有勲勞故為此紛紛之別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一則以為飾以翡翠一則以為犧牛為尊其說不同然鄭司農之說則以犧讀為娑字王肅之說但以為犧尊王肅之議為優將將盛美也毛魚者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哉謂切肉羹謂大羹鉶羹也大羹煮肉汁不和貴其

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鉶其所盛之器。邊則以竹為之，豆則以木為之。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之房也。既備此器以祀周公，又設萬舞洋洋然，衆多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也。故孝孫得享其福，祭祀既得其時，犧牲既潔，器用既備，禮儀無忒，故神降之福，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熾盛而昌，大俾爾長壽而臧，善安彼東方之國，俾使魯邦常如山之堅固，不虧損，不崩落，如川之安靜，不震動，不騰湧，為君既享如此之福，又有三卿作朋友，亦享其福，如岡如陵，以見其君臣並受其福如此之盛也。所謂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未必常如此。三壽作朋，未必其臣如此。蓋自不虧不崩至如岡如陵，皆是祝頌之辭。國人之祝其君，皆願其君之壽考。如言萬壽無疆，未必其享無疆之壽也。如言天子萬年，未必享萬年之壽也。蓋所謂萬壽無疆，天子萬年，皆是祝頌之辭，未必其有是壽而祝之，以為如此。固未為害。若君無德而溢美之如此，頌之所陳者不當如此也。上章既美其祭祀，此又美其用兵也。公車有千乘之富，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弓矛之飾，則有朱英、綠縢、朱英者，矛之飾也。綠縢者，弓之飾也。朱英則言以朱為飾，綠縢則言以綠為飾。



而以滕繩之弓矛之飾如此又有二矛重弓所以備折壞也凡此皆言器械之備也器械既備而公徒之衆又至於三萬皆以具飾其冑其甲以朱繩綴之烝者進也衆之進則增增然而多凡此皆言其強也惟其器械之備車徒之衆則可以當戎狄而荆舒之國莫不懲艾無有敢乘我者以此見魯之強大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地方七百里固不可信至革車千乘則大國之制實當然也然按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其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竒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也若以明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又不啻有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當從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惟百里之國通有千乘則魯地方百里當有車千乘矣雖然千乘之國有七萬五千人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今也公車千乘而公徒三萬者蘇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

此說是也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以春秋考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故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考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無三軍也蘇氏遂以僖公之時已有三軍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軍則有二萬五千人而但言三萬者舉大數也此說不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

萬七千五百人但言三萬者數之成也若夫襄公作三軍則又不如魯自僖公以前固有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與其國所以公徒三萬觀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此安得無三軍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軍者則以魯國三卿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為己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鄭氏孔氏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說亦不然鄭氏曰僖公與齊桓公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孔氏遂以為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桓公舉義兵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惟

有僖公耳公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惟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其說皆非也魯僖征伐見於春秋者惟敗莒耳滅項耳伐邾耳其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不與焉孔氏以為魯使人助之是增春秋之所無也至於伐楚盟于召陵此則齊桓公之功齊桓公之功而魯以為功是貪他人之功以為己有豈其然乎詩人之言但云僖公可以膺戎狄懲荆舒如其不然則其言妄發之也正如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而懲荆舒未必不

如其服淮夷也此下文言羣臣祝頌之辭俾爾昌大而熾盛俾爾長壽而且富也其髮黃色之髮其背有台文之背祝其君之壽矣又欲得其臣之有壽考者相與講試其才力上文祝之以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又祝之曰俾爾昌盛而且大俾爾壽而艾八十九十曰耆艾非獨享耆艾也且至於萬有千歲秀眉而壽無有患害此皆祝之之辭也上文言三壽作朋又曰壽胥與試既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熾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其辭如是之重複者蓋祝之之辭不得不如是夫夫保之詩言福祿曰以莫

不增以莫不興以莫不庶其辭亦如此之重復者
 蓋祝頌之辭其例如此也泰山巖巖言泰山巖巖
 而高也自此又言拓地之廣也泰山之高魯邦乃
 至其地泰山魯之望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
 州之地泰山乃其境焉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
 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人亦祭泰山也鄭康成
 注禮記曰魯祭泰山晉祭河則魯亦祭泰山也泰
 山廣大故齊魯之境皆得祭之也龜蒙二山也觀
 春秋所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則龜者魯地
 也論語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則蒙者亦魯地
 也故奄二山遂荒有而大其地至於大東東之極

東海近海之邦也以及於淮夷之國皆來同盟而
 莫不率從於魯此乃魯侯之功也非獨此也又保
 有鳧繹之二山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禹貢
 之所謂嶧陽也既保有此二山遂荒有徐方之居
 至于海邦之國與夫淮夷蠻貊及彼南方之夷無
 敢不率從於魯莫敢不應諾於魯惟魯侯之意是
 順也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則魯之地因是至於泰
 山矣奄有龜蒙保有鳧繹則魯之地因是保有四
 山矣淮夷來同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邪淮夷
 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邪孔氏
 之說則以謂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

惟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
 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其於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則曰僖公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淮
 夷此皆附會其說正所謂癡人前說夢是也以僖
 公之事考之十五年楚人伐徐師于婁林則是徐
 為楚所服豈徐為僖公所服乎十六年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邶侯曹伯于淮會于淮
 乃齊桓公救鄭也非是淮夷從僖公也凡此考之
 經傳皆無是事則詩之所稱良可知也此下文又
 祝君以壽考也天錫僖公以大福矣又使有秀眉
 之壽以保有魯國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必

是二邑為鄰所侵故僖公從而興復之也左氏載
 鄭伯以璧假許田則許田本屬魯國也常者說者
 謂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疑本是魯邑也
 復周公之宇而魯侯乃宴飲於內則令善其妻壽
 其母以至於大夫庶士無有不得其宜故能使邦
 國保而有之而受此多福且至於黃髮兒齒兒齒
 言壽徵也夫祝其君既享眉壽矣而又內而善其
 妻壽其母外而庶士大夫無不得其宜故其祝君
 可謂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自此又言既享眉壽
 於是復修新廟也其修新廟則有徂徠之松新甫
 之柏於是斷斬之度量之其量之也有八尺之尋

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桷有烏然而大作
 為君之正寢而且碩大新廟則又奕奕然而壯新
 廟或以為姜嫄之廟或以為閔公之廟然則所謂
 新廟者不必專指其人但言修其舊廟而作之也奚
 斯公子魚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
 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乃公子魚也
 觀奚斯作者監護其功也其新廟之成甚長而且
 大萬民是若蓋言僖公之修泮水新廟不徇於意
 其順斯民之意也文公之時大室壞伯禽之大廟
 而至於屋壞足以見文公之不能盡孝道也今僖

公之修新廟至於孔曼且碩以見僖公之孝也然
 觀是詩大抵其辭夸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
 為嚴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誇德
 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夫魯頌所以為誇蓋其所
 謂誇者不以其事所當誇而誇之也自古人君常
 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
 則雖為美辭以誇示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
 如秦始皇刻石為頌以彰德意其辭甚美有曰功
 蓋五帝澤及牛馬始皇之功果可以蓋五帝乎始
 皇之德果可以及牛馬乎不過誇為此辭以榮耀
 後世而後世誰以始皇之功為蓋五帝而誰以始

皇之澤為及牛馬也則是自欺其心也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黃曰先儒於此詩皆不能無疑而予獨於此詩見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何其切且至也歐陽公疑之故闕之陳少南疑之故去之李迂仲疑之故辨之此數公不可謂不深於詩而不能無疑者不以詩論詩而以春秋論詩是以其心不能以自安也夫詩者所以曲盡人情而已故春秋多責備之辭而詩人有祈望之意事之未然者皆人情愛之而願其如是也不明乎人之情而與之言詩必有泥而不通者矣且以春秋考之僖公在位三

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一此魯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莒邾項之小國至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荆舒奄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果有是乎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則為誣不合於春秋而孔子取之又何其去取之自戾也吁以春秋而論詩豈吾夫子之意哉夫子之意蓋曰僖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有是事而詩人言之亦人情之所願欲也公人情之

所願欲則夫子安得而不取凡人情之所在愛之
 之深者惟恐其尊之未至而尊之至者惟恐其言
 之不大愚觀此詩而嘆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
 之者何如此其不能自已也其一章則推原乎乃
 祖始生之祥發明乎後葉成功之本謂后稷出於
 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自武王文王大王推
 而上之至於后稷又自后稷推而上之至於姜嫄
 以見周之所以興者其積累如此之遠也夫頌魯
 而言周者何也魯周同姓之國而僖公乃周公之
 孫也故其次章言周公有大功於王室而成王封
 伯禽於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以崇德報功親

親尊賢也惟周公之德不可忘而其子孫蕃衍盛
 大又有如僖公之賢侯者嗣之故其次章又言僖
 公儉而處已而致孝乎鬼神其奉祭祀無所不盡
 其得人心無所不至故詩人願之曰俾爾熾而昌
 壽而富俾爾昌而大耆而艾皆愛之不能已故言
 之不能盡既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曰萬有千
 歲眉壽無有害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言有
 盡而意無窮一倡而三嘆之以見魯人之所以愛
 僖公而尊之者如此其切且至也雖然詩人之意
 猶以為未足故又祈之以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
 而盛言其威德之所加土地之所闢此皆願之辭

毛詩李黃真解卷四十一

通志堂

而欲其如是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僖公之治魯其幾是乎大學曰道盛德至善民弗能忘也魯人之尊僖公其謂是乎

黃曰商頌與夫小雅國風中數篇皆先儒講說詳且明矣茲不重複學者當以意逆之

那詒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猗音伊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

假音格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

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音亦萬舞有奕我

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那祀成湯也微子為商之後故商之禮樂皆

存於宋至於七世傳之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非

戴公之罪自戴公而上微子而下其所由來者漸

矣有正考甫者得商頌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宋

之禮樂雖為廢壞然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大師

是商之禮樂雖失之於宋而得之於周也孔氏曰

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此

說是也然商頌十二篇得之於周大師而今之商

頌乃五篇者則是刪詩時又已亡其七篇矣孔子

嘗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商頌觀之非獨禮不足徵樂亦不足徵矣以本國之詩乃存之於魯豈非樂不足徵乎宋之國有用天子之禮樂者宋天子之後故得用天子之禮樂宋用之可也魯用之則非也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則是以宋與魯皆當用天子之禮樂竊嘗以其說為不然夫魯僭用天子之禮樂乃當時習熟所聞不知魯之不當用與宋

不同也況宋之所謂商頌者自湯以來祭祀商之君而作非頌宋之君也以魯頌頌僖公之德猶為不可豈可與宋並乎然宋與魯皆有頌而無變風鄭氏云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夫宋為王者之後有頌也魯聖人之後是不過為諸侯之國而已豈可與宋並哉宋魯之無變風是適然耳善乎蘇黃門之說曰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



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衛之亡而有不能已
 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
 作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此實至當之論蘇黃門
 其論風雅之前後愚嘗以其說為失之鑿若此之
 類則不足疑也猗與邶與毛氏以為嘆辭蘇氏以
 為美辭猗嗟之詩毛氏注云猗嘆辭也則是以為
 嘆辭漢武帝紀云猗與偉與注云猗美也則是以
 猗為美故蘇黃門以猗為美猗與邶與邶者多也
 嘆其功之多也美其功之多也二說皆無害言成
 湯功之多故奏此樂以享之也鄭氏以置為植言
 植我鞀鼓蓋以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

成湯改夏之制植我殷家之樂歐陽以為但當言
 置不當言植也鼓之小者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
 擊則其鞀不在於植也鞀鼓非植而乃謂之植則
 其說不攻而自破矣鄭氏之說以為鞀鼓不植貫
 而搖之亦植之類此皆強為之說也其奏鼓則簡
 簡然而和樂我烈祖祖乃成湯也湯孫則以此樂
 而升薦之故烈祖安我思成之人禮記曰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是也毛氏以烈
 祖為湯有功烈之祖則是以為契冥相土之屬觀
 此序言祀成湯所謂烈祖者但成湯耳不當以為
 契冥相土之屬也鄭氏雖以烈祖為成湯而以湯

孫為太甲觀頌之言湯孫者多矣豈可專以為太甲哉歐陽曰太甲至紂皆是也但不知所斥者何人也蓋當時之王主祭後世不知其誰也既以樂奏而烈祖來享矣其奏鞀鼓則又淵淵而和簫管之聲則嘒嘒而細其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我玉磬之聲玉磬即書所謂鳴球是也樂之備奏如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樂聲之和也大鍾曰鏞鏞鼓則鞀然而盛至於萬舞則又奕奕而閑有瞽之詩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懸鼓鞀磬祝敵凡樂器之名未嘗再舉那之詩既言置我鞀鼓又言奏鼓簡簡又言鞀鼓淵淵又言庸鼓有鞀蓋作

詩者非一體此詩再三言樂之和故其言如此嘉客嘉賓也王者之後來助祭莫不和悅非獨此也乃自昔先王亦如此在昔先民亦如此莫不溫恭其色朝夕匪解其執事薦饌則又恪然而敬虞賓在位周之時我客戾止則是古者祭祀作樂必以賓客助祭為盛事也惟其如此故烈祖來顧我烝嘗之祭其所以享我如此者則以湯孫能將其祭祀也舜之作樂則自戛擊鳴球以下周之作樂則自設業設虞以下其樂器可謂多矣而那之詩樂器但止於此非商之時樂器不備也蓋言此數者則其他可知也故觀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也



李迺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迺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二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

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祁支切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鶴

鷓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

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烈祖祀中宗也中宗大戊也史記云大戊在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

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

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烈祖之詩

通志堂

乃祀中宗之樂歌也按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
 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烈祖則祀中宗玄鳥則祀
 高宗太宗則無詩非無太宗之詩蓋商之詩散亡
 多矣未必其初無太宗之詩也烈祖鄭氏以為成
 湯歐陽以為太戊鄭氏以烈祖為成湯者則以那
 之詩衍我烈祖為成湯故以此詩烈祖亦為成湯
 以為太戊者則以此序言祀中宗故嗟嗟烈祖以
 為中宗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此古今之常
 也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
 二說皆通如以烈祖為中宗固為無害如太甲謂
 之太宗亦謂之祖甲亦可以為烈祖也若如此序

言祀中宗而以詩中所言者為中宗則亦不必如
 此之泥夫詩非一體也清廟之詩言祀文王詩中
 專言祀文王我將之詩言祀文王而詩中亦專言
 祀文王執競之詩言祀武王思文之詩言祀后稷
 蓋其序既言所祀之人故其詩所言不及其他此
 詩之一體也玄鳥之詩言祀高宗而其詩之所言
 乃為中宗乎二家之說在學者自處之耳若從鄭
 氏之說以烈祖為成湯則言湯之福可謂有常矣
 天又錫以無疆之福故及爾中宗之世也若從歐
 氏之說以烈祖為中宗則言中宗之福可謂有常
 矣天又錫以無疆之福故及爾當時主祭之君也

清酤清酒也既載此清酒於是神靈遂降格賚我以思成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也毛氏以爲賚賜也王氏以爲賚我以福與徂賚孝孫同鄭氏以賚讀如來往之來言神之來享不如毛氏王氏之說爲不改字無害也王氏以賚爲賚我之福固得之矣然分別綏賚二字則失之泥矣如綏我思成則以爲湯孫能承烈祖之事業而廣其聲教則賚不足以道也夫所謂綏我思成賚我思成其意一也但其字異耳徐安道見王氏之說而從而增廣之必謂綏安也安之者聖人之事也其說亦鑿矣既有清酒又有和羹有和羹有大羹有鉶羹

其美其和則既戒既平既戒言調羹之慎既平言鹹酸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鄭氏以爲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鄭氏之說蓋舉晏子之言夫晏子舉詩一句以見意鄭氏以爲說則非也上文言既載清酤下文言亦有和羹觀既亦二字則文意相接自可見若以和羹爲取喻則清酤亦爲取喻也駸假無言言執事之臣駸至於廟中無有爭訟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亦能盡其誠也假至也祭祀之禮君牽牲公卿大夫序從是祭之日卿大夫皆列於廟中而盡其恭敬之心也使百官誼譁而失禮則非所以事神矣蓋宗廟之中尚



敬故也惟君臣能如此然後為盡善矣故其神靈
 享之安我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耆老而至於無
 疆約軹錯衡此又言諸侯來助祭也所乘之車以
 朱篆約其長轂之軹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
 鸞之聲則鶴鶴然而鳴故諸神至而享之其所以
 如此者則以我受命為君而溥助我也王者祭祀
 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為孝之大揚子曰孝莫大於
 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海之歡心
 清廟之詩言肅雍顯相雍之詩言有來雍雍至止
 肅肅皆以諸侯來為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
 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穰

穰之福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惟其得四海之歡心故其和氣所感所以
 三光全寒暑平此天所以降豐年也來假來享但
 言神靈降格而錫之以福也詩人言福祿其辭多
 重複如天保之詩言福祿辭多重復魯頌之詩言
 福祿亦多重復故此詩言申錫無疆又言賚我思
 成又言綏我眉壽黃耆無疆又言自天降康豐年
 穰穰又言來假來享降福無疆此詩人之常耳顧
 予烝嘗言神靈顧享予烝嘗之祭者則以湯孫將

其祀事也王氏曰祀中宗言清酤和羹而不及樂與那執競異矣夫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也非祭中宗之時則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耳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意故那之詩專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

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李曰

玄鳥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鄭氏云祀當為

裕裕合也夫裕者已毀未毀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玄鳥之詩其所言者摠祭商之先祖故為合祭若以為時祭則不及殷之歷代之祖矣此鄭氏之意也竊嘗以其說為不然玄鳥之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卒二句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玄鳥

之詩既為祀高宗殷武之詩又為祀高宗孔氏云
 或者指為時祭但其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其說
 是也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
 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
 是乃高宗之功美也王氏之說未必全是王氏之
 意以為玄鳥之所稱者高宗之祖耳武丁之孫子
 耳至於高宗之德玄鳥未嘗一言以及之也夫上
 文言上有以紹其祖其說則是也至下文言下有
 以貽其子孫其說則未必然耳豈有頌高宗之詩
 而曾無一言以及高宗乎是詩言在武丁之孫子
 非謂武丁之孫子也但指武丁一人也天命玄鳥

玄鳥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毛氏云春分玄鳥
 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
 祈於高禘而生契此說是也鄭氏謂馭遺卵娥氏
 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此鄭氏之說亂經也按月令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
 矢于高禘之前是所謂玄鳥者舉玄鳥至之日也
 故詩人推本玄鳥至之日而生契故言天命玄鳥
 也司馬遷作史記又曰契母簡狄有娥氏之女為
 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
 因孕生契司馬遷多愛奇者也故為史記其言多

誣聖人如百里奚伊尹之事皆孟子之所不取子
 長獨載於史記蓋其擇之不詳如此鄭康成既曰
 釋經則當從六經之言而乃以謂簡狄吞鳥卵而
 生契則其過甚於子長者也觀生民之詩與玄鳥
 之詩大抵相類生民之詩言后稷所以生者乃因
 姜嫄隨帝跡而往耳鄭康成乃謂因踐巨人跡而
 生今此言玄鳥降之日以祈高禰而生契鄭康成
 乃謂簡狄吞卵而生契其多怪如此善乎歐陽公
 之言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
 鋒女感赤龍而生堯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
 大人跡而生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

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主天下數百年學者喜
 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其說至帝摯無所稱
 故獨無說此則怪誕之說不足信明矣歐公之說
 可謂合於毛氏矣惟天命契故以玄鳥降之日而
 生契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故其子孫奄有天下
 宅殷土芒芒者大也左氏傳曰芒芒禹迹言其大
 也古者上帝命威武之成湯古帝鄭氏曰天也謂
 之帝者但言昔者上帝非是天之名也言古者上
 帝命我成湯正其四方之疆域故得當天之命出
 其命令於諸侯惟其如此故奄有天下而統一之
 成湯則既已然矣其子孫皆天所命無有危殆其

後武丁子孫又皆中興故商之業所以不墜也此詩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蓋其威武赫赫四方諸侯無不震服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奉承黍稷而助祭以見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武丁以前商室中微諸侯必有不服者如周之中微楚貢包茅不入非獨楚也中國之諸侯亦無有助祭者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服未嘗書其助則是諸侯無有助祭者

也今武丁中興諸侯莫不助祭於京師則以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此以下又敘武丁為政之先後也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王畿不正其如四海何惟其王畿先正然後能正四海之疆域四海之疆域既正矣莫不來至於京師其來至也則祁祁然而衆多河者所都之地也如盤庚民不涉河以遷即此河也景負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景大也負均也言諸侯大來於京師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殷受命莫不得其所宜負荷其福祿也殷武之詩言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此言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則高宗之為政可謂有先後之序矣惟其得先後之序則諸侯之來助祭故詩人因其助祭推本而言之耳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本末反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

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又音格遲遲上帝是祗朱時反帝命式于

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

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子由反受小共音弓大共

為下國駿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

奴版反不竦百祿是總子孔反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曰如火

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

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口示允也天

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李曰長發大禘也雍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

大禘或言禘或言大禘鄭氏云大禘郊祭天也禮

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孔

氏遂釋之曰祭之名禘者多矣而此大禘為郊祭

天者又非圜丘之禘也又非宗廟夏禘也又非五

年殷祭之禘也其說皆不然郊自是郊禘自是禘

[趙氏]之於春秋言之詳矣豈有禘祭而為郊祭邪
 鄭氏所以為說者蓋泥於祭統之說不知其由也
 雍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大禘皆是禘其祖
 之所自出也豈有雍之謂禘乃為祭宗廟長發之
 謂禘乃為郊天之祭邪惟[王氏]之說雍序以為大
 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日大禘則商有四
 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
 為大矣此說得之周之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是無
 非四時之禘也商之四時之祭禴禘烝嘗是有四
 時之禘也四時之祭其中亦謂之禘則禘其祖之
 所自出亦謂之禘故於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之

大禘所以別其非夏祭之禘也濬哲維商濬深也
 哲明也[蘇氏]言商之受命深遠不如[毛氏][鄭氏][王
 氏]皆以為商之德此濬哲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
 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
 至於昏塞然王氏但以濬哲主契而言惟先儒之
 說以謂商家深智不獨指斥一人也此說為長商
 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其祥之發見也久矣自堯
 之時已然矣堯之時洪水滔天汜汜而天使禹敷
 治下土自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界使中國
 廣大均平而長遠也幅廣也隕均也是時有娥氏
 之女簡狄方大故帝為之立其子而生契[說文]曰

詩經卷之四

通志堂

高辛氏之妃契母也自濬哲維商而下摠言商之
 先祖玄王桓撥以下遂一一言之也玄王契也國
 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則玄王為契明甚契
 之時未嘗稱王迨成湯始即天子之位契未為天
 子而乃稱王者孔氏云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
 曰我先王不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
 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然謂之玄王者歐陽
 公言玄深微之稱也老子曰玄之又玄此說得之
 鄭氏以謂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其說為
 不經矣桓如桓桓武王之桓同撥治也言契之威
 武善治故受小國亦達受大國亦達也蓋善治其

國故國無大小皆能達其政令所謂可使南面者
 也惟能如此故使國之民循其規矩而無有踰越
 乃徧省觀之而政教之行無有壅蔽之患矣契既
 然矣傳而至於相土而相土之為人烈烈而有威
 武而海內截然而整齊所以畏其威也以此見相
 土能紹契之業如此商之先祖其於上帝之命奉
 承而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合焉齊合也以此
 見商之先祖及其子孫皆上當天之意也自此以
 下遂言成湯之德言湯能下賢甚疾而不遲故聖
 敬之德日以升進人之欲進德者但觀其用心而
 已使其敬於下賢則德之進日以急遲於下賢則

德之進日以緩惟湯降已不遲故德之所以日進也
 也以湯之降已也則敏至於明假於天則遲遲以此
 見成湯惟求其在我而不在於求天下也惟不求於
 天下乃其所以承天心故上帝親之命之以式於九
 圍式法也使之為法於天下也自此遂言湯受福祿之
 由也小球謂尺二寸之鎮圭大球謂長三尺之珽受此
 二玉所以為天子也為天子所以紀綱其諸侯而諸侯
 之於王室如旌旗之綴旒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
 天之福也非獨然也又且不爭競不絀急不失之太剛
 不失之太柔其布政也則優優然而和此百祿是聚也
 受小共

大共蘇氏謂共珽通合珽之玉也受此合珽之玉則以下國大厚也惟其大厚天下故何天之龍焉為龍為光之龍同非獨此也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此百福所以聚總而歸之也百祿是適百祿是總皆言祿耳不必分別也武王言湯也玄鳥之詩言武王乃武丁也此詩言武王乃成湯也隨其詩而觀之耳成湯親載其旒固執其鉞如火之烈烈莫有禦遏之者漢書刑法志舉此詩句顏師古注云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為先此詩所言親執其鉞不必說以欽為先也苞有三蘂

〔毛公〕云苞本也蘖餘也此說得其本者則為苞少者則為蘖本則夏桀也蘖則韋顧昆吾也前漢云三蘖之興注云木斫復生曰蘖當成湯之時桀與三蘖湯皆征之莫能遂莫能達故能九有有截〔鄭氏〕以為天豐大先三正之後非也湯之征三國其征之也則有先後之序故先伐韋也顧也而後及於昆吾夏桀焉昔在中葉此則太甲也〔鄭氏〕謂中世乃相土此則失先後之序矣此詩先言契與相土後言成湯後言太甲若以相土繼成湯為言則則先後不倫矣當指太甲為是太甲之不明湯之天下震而且危也信也天之子商故降于卿士是

乃阿衡左右太甲故卒免於歆傾之患也商之興也天既為之立其子又為之降其臣自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無非天所以錫之也非如吞鼠卵而生契孕昴宿而生蕭何蓋有是君有是臣君臣俱賢則是天之所錫矣然此詩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末言實維阿衡〔蘇氏〕云阿衡亦與禘祭意或然也蘇氏解雍之詩言宣哲維人以為文武之臣亦與祭此其為說未可信此章言阿衡與祭宜可信也

殷武祀高宗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窳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哀蒲侯反荆之

詩三百卷卷之四十一

七

通志堂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
 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
 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
 穡匪解音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
 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栢音角有槌丑連反旅楹有
 閑寢成孔安

李曰殷武祀高宗也**毛氏**云撻疾意也殷武殷王
 武丁也非言撻然而疾乃殷武也以其殷武奮伐
 荆楚之國又深入險阻之地聚其國之衆而俘虜

之使荆國之地莫不截然齊一此乃湯孫之功也
鄭氏以湯孫為太甲非也即高宗也荆楚在商周
 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
 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世世為
 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文武之時亦未聞為
 中國患至厲王之後然後大邦為讎此宣王所以
 伐之也夫高宗所以伐之者豈自恃其威武哉蓋
 以其為中國之患不得不討之也則深入其阻豈
 得已哉此商所以中興也維女荆楚此則責荆楚
 之辭言女荆楚居中國之南鄉鄉者方也蓋荆楚
 正荆周之地也昔者成湯之時西方之氏羌莫敢



不來享於王莫敢不來朝於王其所以修貢職者以其為商之常禮也夫荆楚之國以氏羌較之氏羌尤為遠也氏羌之遠猶且修貢職況荆楚乎此則謂成湯之時自遠近無有不服為子孫者豈可不念哉亦必使遠方無所不服然後可以繼乃祖也不然則忝厥祖矣惟成湯之時如此此高宗所以奮伐荆楚所以為湯孫之緒也鄭氏以二章至五章皆責楚之辭惟王氏獨以二章為責楚之辭自二章而下皆述高宗之事王氏之說為優王氏此篇說之當矣言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天命諸侯凡設都于禹之績者皆來朝于王也

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今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于王以見諸侯無不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于天子者勿使禍責之惟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倦則可以免禍責矣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為賞罰也孟子所載天子巡狩惟以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而養老尊賢獨居其下誠以農事為最先也成王戒諸侯亦以維莫之春亦又何求與夫庠乃錢罇奄觀銍艾之類無所不備則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諸侯苟能勤於稼穡則可免禍責矣上章言夷狄率服則

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之也天命降監鄭氏於此章乃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又非也二章既言湯之時氏羌之遠莫不來享莫不來王則湯之為天子也久矣不應至此方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故此章當從王氏之說言天命諸侯各朝于天子又命天子降而監之諸侯為下民所嚴敬者賞不僭也刑不濫也不敢怠違者則命于下國封殖之以福所以賞之以其黜陟諸侯各得其當故能以商邑翼翼為四方之取正赫赫其聲濯濯其靈者大也非獨此也至於身又享其壽考豈獨身享其壽考安寧之福至於子孫

又蒙其利焉書之所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商之子孫縣縣不絕延祚六百非保我後生而何上章既言夷狄之服矣又言諸侯之朝天子天子又能賞諸侯則是天下安寧矣此章遂言修宮室蓋天下無事然後可以興大工矣升彼景山之上有松柏丸丸然易直於是斷斬之遷徙之又從而斲削之凡此工匠之事無不致其虔敬以松為楠槌然而長衆楹又閑閑而大故能成其寢廟可以甚安也爾雅曰楠之為榱楹之為枕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先於憂勤

終於逸樂今此商家能討夷狄之難又能使諸侯各朝於天子然後可以成其寢焉不然欲一日之安豈可得乎閔宮之詩言淮夷來同莫不率從末章復言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蓋內既無事然後可以從事於此雖僖公未必能如此然其論先後之序及夫始憂勤終逸樂之意與此詩同也如宣王之興亦必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苟天下未安而從事於宮室其能獨安乎秦始皇為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至於後世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植以青松至於後世不得邪徑而托足焉夫以天下未安已獨以為安吾未見其能安也王氏所得於此篇多矣而獨以此章為取譬陟彼景山則高宗登遐於人君之道之譬也松柏丸丸則君子之才出於大道則實以圓譬之也至於是斷是遷方斲是虔則莫不皆有取譬其說委曲獨此章為不足信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